

目录

纽约札记/1

下个世纪见/77

东张西望/227

照片虚啦/405

纽约札记

客机降落在肯尼迪机场。我走出机舱，穿过很长的甬道，看见候机厅里的人群，看见了马杰。他冲着我走过来瞪着眼睛喊道：“干吗最后一个钻出来？蠢家伙。”他还是几年前那副样子。说实话，初来乍到，我心慌得很，我知道自己的模样像乡巴佬，和马杰没几句话，我便感到自己的确是个乡巴佬。我都有点想家了。

汽车很快就上了高速公路，车跑得不如我想象中那样快。路两旁是一栋栋孤零零的房子。

我来纽约之前在西部的旧金山呆了几天，那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城市，早晨，我穿着裤衩背心走在街上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，有点像在梦游。我走过一个广场，喷水池边落着几只海鸟，绿椅上睡着几个黑人。我走过一家电影院门口，碰见一个比我高出半截身子的黑人，我当时没听清楚他冲我说了些什么，我发现他穿的短裤好像是星条旗做的。

回到住处，我给家人写了封信，就是那种不能不写而又废话连篇的信。我对家里人讲，我预感能在美国发财。

像我这样精力充沛的穷小子，为什么不能做上一出“美国梦”呢？我跃跃欲试。

汽车向着纽约奔驰，穿过一片布满石碑的墓地，可以看

见另一片更大的墓地，那就是纽约。远远望去，地平线上高楼如笋，仿佛站在楼顶就能摘星钩月。谁又能想象一百年前那里只是一个渔村呢？渔夫们撒网归来，昏昏欲睡，就是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茅屋前会爬起一栋栋高耸入云的建筑物，比恐龙还要神奇。如今，这变成了现实。

走进纽约就像走进了大森林。

马杰一路上对我开玩笑，他在纽约住了四年多。他说：“哪儿我都不愿意去，我只能呆在纽约。”马杰到过许多地方，他像大泥鳅一样哪乱就钻到哪里。



十二月的寒风吹在街上，我整个上午呆在屋里简直没有任何事情可做。我吸烟，马杰躺在床上看书，好像是一本情节怪诞的书，他看一会儿便跳起来去翻书架上的词典，他就不知道把词典放在边上。不仅如此，我发觉他还暗自傻笑。有些人就是要莫名其妙地傻笑，还有些人在打电话的时候脸上表情特别丰富，就好像是正在跟对面的人说话。我去拧电视机的开关，画面上有几个布娃娃在吵吵嚷嚷，它们都是有

名有姓的明星，都会编故事逗孩子。又换一个台，是一部据说演了十几年还没演完的连续剧，讲的是发生在一艘远洋客轮上的故事，看架势还要再演十几年才会有结果。再换一台，是一位家庭主妇讲她是如何烤牛排的，她胖得就像一条奶牛。

这个城市有几十家电视台。我白天去学校念英文，回来后坐在电视机前一呆就是几个钟头。我住在马杰这里，他很少呆在屋里，一天到晚出去野跑，有时我也随着他满处野跑，也许脑子里同时在想着些不干不净的事情，也许脑子里一片空白就像断了胶片的电影。我和马杰在格林威治村一带兜圈子，直走得腰酸腿痛，肚子叫唤，或是怀疑水龙头还开着，煤气还没关，于是就匆匆地回家，就像现在一样坐在电视机前发呆，就这样发呆、联想，往事便会悄悄地从记忆深处爬出来，有时会爬得满处都是，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，也品得有滋有味。我想起了与马杰刚认识的时候，算起来年头可不短了，我俩不仅是邻居，而且是铁哥儿们，一同干过一些不光彩的事情。他当时的外号叫“大头”，他从小就鬼精鬼精的。有一件事我是忘不了的，那年闹地震，我和他在抗震棚里下棋，记得是在一场暴雨之后，雨水把附近的石子堆洗得干干净净的。我父亲正蹲在上面拣花石子儿，他是黑帮人物，在家里闲得骨头痛。抗震棚门口临时搭起的炉子上正炖着一锅红烧肉，这是我最喜欢吃的菜。当时，我连续赢了马杰三盘棋，对我来说，这是难以置信的事情，于是我便损他是臭大粪，是桌子底下纸盒里装的那种东西——我指的是“土鳖”。马杰那些日子里总是夜里出动，打着电筒，从墙缝

里寻找这种又黑又扁的虫子，据说可以到中药店里换点小钱。正当我没头没脑地挖苦他的时候，觉得眼前一片漆黑，黑暗中金花飞溅，一股咸涩的液体从我的鼻孔和嘴里流出，这是马杰的拳头造成的。他原本是那种从来不动怒、说话爱脸红的家伙，他的这一举动让我太意外了。当时我晕头转向地顺手抄起一锅红烧肉，我终于没有狠下心来，没有扣在他的小白脸上，否则他会进入“残疾人协会”的。那场恶战之后，我俩很长时间内不说话，我的鼻梁骨折了，凭这一点我就可以吃他半辈子，但我是那种不记仇的人，你骗过我一次再骗我也准能成。

几年后，马杰办好了去美国的签证。他上飞机的时候一句英语也不会说，当时我真替这个乡巴佬担心。一晃就是六年，我们没通过一封信，不光是因为手懒，我的确是不大清楚该如何写信和写些什么，并且我是那种提笔就忘字的主儿，写信对我来说是挺困难的事。我只听到一些有关他的消息，知道他开过个人画展，他的作品偶尔也能卖出几幅。他以前很注重写实，后来搞起了现代派，满脑子装的是抽象的概念，灰色得很。

如今站在他的画前，说实话，我会皱起眉头，我万万想不到他这些年来搞的全是这类东西，像油漆工调颜色后留下的痕迹。这其中是否包含着深邃的思想？我拿不准。马杰早已不是许多年前的那个画童了，他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哲学。有一次我提起马蒂斯的画，马杰说令他作呕。他说凡高是性压抑者，是心理变态的小丑，毕加索只具备了公鸡的思想。总之这类疯话他说了不少，给我的感觉是，这些大师如

果是厕所里的石头，马杰会毫不犹豫地一脚把它们踢进屎坑里。

有时我觉得无聊了，也和马杰扯扯现代艺术，这是他津津乐道的事情。他会这样讲：“现代艺术只是个观念问题，除了观念，剩下一切都无所谓，包括技巧在内都不重要。”我发现他和我说话时总有点紧张，可能他是怕自己的语言缺少魅力。他有时说起事情来的确有意思，我学不来，但听他说话时，我常常装得心不在焉，这是我的小心眼在作祟。有一次他和我争执起来，我有点成心，我想挑他的火，于是他大声嚷嚷：“艺术不应该是思维、想象力的扩张，而应该是冷静的浓缩。具体的东西存在于眼前，值得去再现吗？听着，除了观念，别的不足挂齿。”我当时没弄清他说了些什么，我又冒出一句：“那自然界呢？难道不存在着美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厌恶大自然，它离艺术太远，它除了自生自灭之外，并不具备别的品质。”我说：“你仇视美的东西，这点和不少人的见解相同，你们的哲学自成一体。”我只想告诉他，这种理论并不是他的发明，他的见解也未必有个性。马杰苦笑一下说：“来到美国后我才开始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艺术。”这小子无非是想说，在此之前学了近十年的画全是瞎耽误功夫。记得那时他也是如此自信，当时的他对艺术有多么虔诚，每天清早背着画夹在动物园、火车站之类的地方画速写、收集素材，他喝凉水吃冷饭，似乎被一种内在的东西激动着，连他自己也摸不清那是一种什么东西，也不知道那是一种迟早会削弱的东西。从事艺术的人总是要陷入一个接一个的困惑，如同掉入陷阱，难以自拔，艺术家几乎没有一

马平川的。后来，我问他：“你想家吗？”我真不该这样问，这是一句很没意思的话。他没有正面回答，他说：“过去对我来说就像是噩梦。你说奇怪不奇怪？我现在还常常想起那些虐待过我的人。你知道我爸打我的时候有多狠，他把所有的招数都使出来了，我永远也不会明白他为什么那样恨我。他叫我‘白眼狼’，你看我像吗？”我知道马杰在夸张在渲染，这对艺术家来说是小菜一碟。他又继续说着，如泣如诉的：“在那个地方我没有得到过一丝温暖，那种日子无法忍受，后来我几乎要疯了，有一次，一怒之下我把学校雕塑室里的破烂玩意儿给砸了，我知道自己惟一的路就是出国。”他说得真动听，可是，来到美国你的感觉就好了吗？我心说，几年里你搬了十几次家，漂泊流浪，苦海无边哟。

二

我和马杰住在曼哈顿的下城，人们称这里是“嬉皮村”。这里不像是富人的住宅区，街道上的脏东西无人清扫，在寒风中满处乱飞。

我们住在一栋六层楼房的第三层，隔壁是一户西班牙

人，马杰告诉我，“那窝里全是贼”。我一来就清楚这里穷人多，一走进楼道，各家的疯狗就开始狂吠，感觉是一旦冲出来准会把人撕碎。离这儿不远的一条街就更糟了，满街净是狗屎，我干脆就叫它“狗屎街”。马杰说他在纽约碰到的最倒霉的事情就是踩过三次狗屎，其中有两次是在狗屎街踩到的，有一次把鞋都粘掉了。我清楚马杰又在夸张，不过他的确踩过狗屎并且回到屋里才发现。细想想也是的，踩什么不好，非踩在狗屎上，没有比这更背的事儿了。狗屎街和我们住的地方只隔着一条街，我们出门时往往要从“狗屎街”穿过，在那里不能走直线，要跳着走，不然就会踩着狗屎，臭得你几天都不舒坦，一辈子也忘不了。“狗屎街”的街口挂着一个铁牌子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：狗在此拉屎罚款 50 美元。但这一带养狗的人太多，几乎人人上街都牵着狗，法不治众。

三

马杰的屋子里堆放着各式各样的物品，有些像是从垃圾堆里拣来的，包括坏了的放大机，没有电线的落地灯，还有

一个大铁架子，我也说不清是什么玩意儿，就像是吊车的某一部分，马杰说是雕塑。墙上挂着几样东西，有贴在木板上的皮鞋和锅炉上的气压表，马杰说是艺术品。打开壁橱，里面堆满了各类电器，有幻灯机、打字机、小型发电机，还有电钻、电锯、电钉枪之类的工具，各种颜色的电线缠在一起，怎么理也理不顺。我明白马杰不仅要去做艺术家，还要去当体力劳动者，要去当建筑工、电工、搬运工，据说他还当过包工头。我曾和他一起去街上贴过广告，不是给别人做广告而是给自己做广告，上面写着：我们有专业的技术，热情周到的服务，高效率低消耗，你只需出人人都出得起的钱就能把旧房变成新房。

我和马杰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，把一千多份广告贴遍了纽约市。我们把它贴在电话亭里，贴在商店的玻璃门上，贴在地铁车站里，贴在公园的树干上，直贴得我俩无精打采、垂头丧气。后来我才知道马杰做装修还很专业呢，听说有一回他在一座高层建筑里打工，楼的对面也是一栋办公楼，那天马杰心血来潮，想干点儿与装修无关的事情。于是他光着脊梁，把不知从哪儿抄来的一个女人的胸罩戴在胸前，挡住了他那儿撮小胸毛。他又用一块花布裹在头上，从外表看就完全变成了一位性感女郎。他站在窗沿上向对面办公楼里的一位总是朝这边张望的男人挑逗，马杰摇头晃脑，丢媚眼儿、打手势，最后用假嗓音，尖声告诉那个丑男人在某处约会，据说那个家伙果然前去赴约，左等右等，急得就像一只春天的兔子。

四

这间屋里的墙上挂着一幅马杰的自画像。这小子虽然喜欢自我嘲弄，骨子里却疯狂地爱着自己。除此之外还有一幅别人作的画，署名是安迪沃霍尔。这个画家是马杰惟一感兴趣的人。这张画是马杰从安迪沃霍尔的一个朋友那儿买来的。安迪沃霍尔刚刚去世，他死得很不理想，他在街上突然发病后被送进医院，医生弄不清楚这人是不是靠失业救济金过活的，也没弄清他的病因就朝他的屁股上扎了几针，后来才发觉所用的药物与他的病症风马牛不相及，于是他不明不白地死去了。他留下了千百万美元的财产，留下了比千百万美元更有价值的东西，按马杰的话说就是：“观念”。

安迪沃霍尔的死是纽约的一次不小的地震，就像是城边落下一颗小型原子弹，许多人沉浸在悲哀中。报纸和电视台不断地报道着有关他的消息。马杰爱他爱得要死要活，这点他不说我也看得出来。他不但注意着有关安迪沃霍尔的所有消息，而且还向我不断地重复安迪沃霍尔说过的话，就是那种人人都会说但只有他一个人说出来的很富有哲理的话。